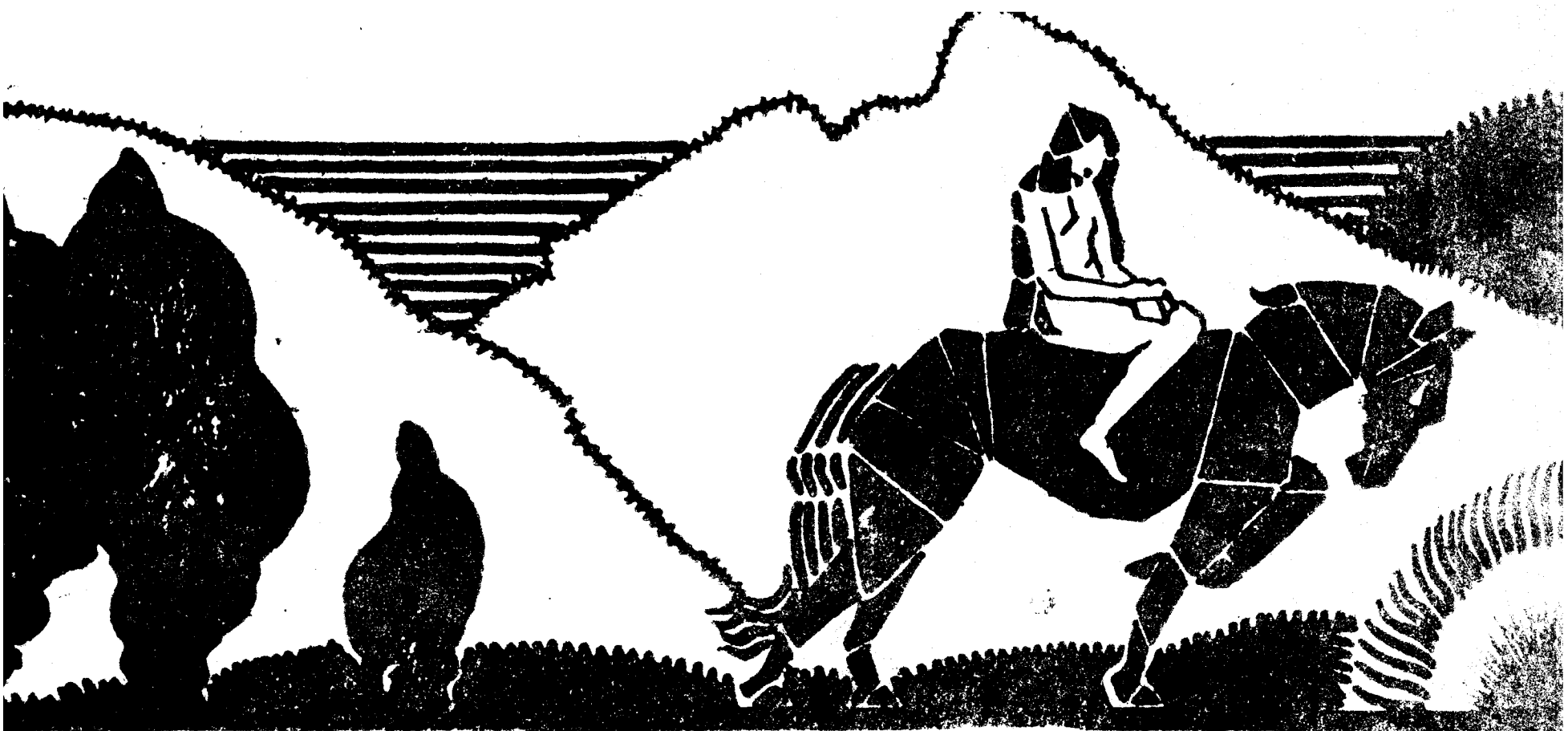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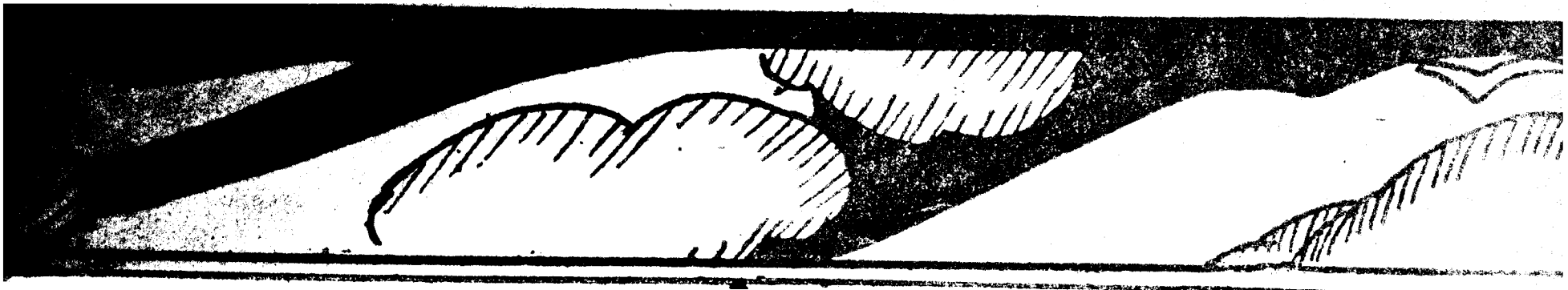





鳳仙姑娘

孫席珍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鳳仙姑娘

孫席珍著

上海

現代書局

1928

AT

1928 12 1 付排

1928 12 20 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嗚——”的一聲電燈收光的長笛，把鳳仙姑娘從睡夢中喚醒過來。

正是早春的後半夜。月亮從桑樹梢頭移到斜對過靠西邊的城牆角上；清寒的光，寂寞地透過糊着薄絲紙的窗楞，照到鳳仙姑娘睡覺的牀上。鳳仙姑娘叫聲“不好”，連忙掀開藍印花被，拗起半個身子坐起來；空氣之中還着實帶些令人瑟縮的成分，鳳仙姑娘吁了一口氣，便忍不住連聲地咳嗽。這時

長笛聲已經息了，四野闐然，只有零零落落的報曉的鳴鷄，與鳳仙姑娘的咳聲一唱一應。

鳳仙姑娘披上月白竹布的棉襖，套上藍袴褲，爬下牀來，坐在小竹凳上，一壁扣着衣鈕；一壁却只是憧憬於夜來的夢中。夢影是，雖然已經縹緲得非常，但她還是盡力地去追逐：

“兒呀，徐三不是個好人呀！”在港田橋頭，母親出現在她的面前了；牽着她的手，這樣柔和地說，右手似乎還抹着淚。

“你年紀已經不小了，女大須嫁，這也是理所當然。但弟妹還都年幼，孤苦伶仃，沒有一點靠傍，你應當體恤爺娘的心，竭力照應他們。你就是必須要嫁，也得揀一個如意郎君。那徐三，他是個百無聊賴的拆白鬼；你若跟了這種人，這一世也是看得見的了。現在外間對你的閑話很多，你自己要檢點些。”說出這樣一片大道理來，很有些像父親的口

吻，然而，在夢中，却分明是母親說的。

母親還指着橋邊零星開着的幾點紫雲英，告訴她現在正是迎風驕傲的時候，一朝被過路的野狗所踐踏，便立刻會委身于污泥了。

“兒呀，你是我的親生女兒，你要爲我爭一口氣。不要使人來唾罵我，更不要因此敗壞我們謝家的門風。”母親最後和淚說。

鳳仙姑娘這樣盡力地追憶着，但記得的就是這不連續的幾個片段；港田橋下一派清清的河水，彷彿還飄浮在她的眼前，然而不知怎麼一來就醒過來的事，却再也記不起來了。

她獨自怔怔地凝想着。定一定神，記得雙親確乎已經死去了一年多；舉眼望望睡在牀上的十一歲的妹妹和六歲的小弟弟，這時大約正做着在草坪上放風箏打筋斗的夢罷，大而冰涼的淚珠便掛在她的頰上了。

“姊姊，要撒尿。”她正在睡得入神，忽然聽得小弟弟和兒在牀上翻了一個身，要哭出來似地說，

‘好呵，等姊姊來咯。’說着只得有氣沒力地走到牀邊。

等她抱了和兒從新上牀，給他蓋好棉被和衣服後，鳳花妹妹也給吵醒了。露出了兩隻小手，亂擦睡眼，然後瞪住鳳仙姑娘的臉，似懂非懂地說：“姐姐，你做什麼又哭了？”

“別瞎說，靜靜地再睡一覺罷。等天大亮了，好生照應弟弟起來。白天不要帶了他到處去亂竄，要聽嬸嬸的話。——曉得罷？”每天說慣了的話，今天再說一遭時，心裏却格外覺得悽苦。

天色漸漸地由魚肚白轉成淡青，隱隱露出一線曉光來。連忙端了木箍的臉盆，到水缸裏去舀了半盆水。聽到嬸嬸房裏已有了響動；心裏便耽憂着，叔叔莫非已經醒過來了罷。

“鳳仙，這早晚還不去上工嗎？”叔叔在被窩裏伸出頭來說，

“這就去。”說着便還帳似地洗了一把臉。嬌嬌在牀上嚶嚶啾啾地和叔叔低語着，“總是說我不好的話”，也無心再去聽她。解下裹在頭上的毛巾，對鏡子照了照昨夜梳就的頭髻，敏捷地披上黑嵌肩，提了飯籃，輕輕地開了門出去了。

“今天恐怕太去遲了，”便加速度望前走。迎面一陣一陣的冷風，使她禁不住寒顫。走出竹林篷，繞過一條長巷，到了大街上。兩旁鋪門都還緊閉着，知道時間還早，這才略略放下了心。

她一徑望前走。“同裕茶號”的朱漆金字的招牌，已經在她頭上擦過，又已相去有一箭之遠了，看看將要到文昌閣。她還是頭也不回地望前走。

“鳳仙姐，你今天到那里去？”陳四姑恰好迎面走來，看到鳳仙姑娘好像有什麼要緊事似地走過，

便含笑這麼招呼了一句。

這聲音本甚低微，而且還帶着三分嬌氣；但在失了魂魄似的鳳仙姑娘聽來，却好像半天雲裏的一聲霹靂，幾乎嚇破了她的膽。

“唔——”她忸怩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你今天不上工去嗎？”

“去。”

“那麼你到那邊去做什麼？”

“想去買些東西……”鳳仙姑娘滿臉緋紅，似乎已經被人猜透了自己的心事似的，怎麼昏到連天天來慣的茶號門口都會走過的呢，只得吞吞吐吐打了一句謊。

“好，你買了東西就來。”

鳳仙姑娘站着不動。假裝凝思半晌，然後追上陳四姑去，挽着她的手說：“呵，不買了，同你一路到茶號裏去罷，——東西晚上再買也不遲。”

她們手挽着手走進茶號門。

“阿呀呀，今天花花姊妹一路來，”王先生伏在櫃台上漱口，無敵牌牙粉雪白地塗滿了一嘴唇，却總戰勝不過年深月久的焦黃的牙齒。

“鳳仙姑娘今天格外漂亮了呢，怪不得徐三要動心，連我也想打主意哩。呵呵呵。”管帳的胡麻皮披着假嗶嘰棉袍扣着銅鈕結走出店面。來

“這輕口薄舌的，也配坐帳桌……”鳳仙姑娘放好了飯籃後，這樣笑冒了一句，同時兩隻眼珠很快地一齊奔向左眼角。這一瞟不打緊，胡麻皮和王先生的靈魂却都飛上了半天。

“沒有好處的死短命鬼！”陳四姑也不肯讓步，馬上和鳳仙姑娘結了聯合戰線。

“呵呵呵，”胡麻皮非常之得意地笑。

“哈哈，”王先生也得意得非常地笑。

“大姑娘，面孔紅冬冬……”六一司務趁火打

却地唱了一句山歌，走進棧房裏去了。

二

鳳仙姑娘撅着小嘴，眯着眼睛，坐在篩箕旁揀茶葉。她兩隻手有次序地活動着，頭腦却只覺得恍惚惚，非常沈重；那顆活潑潑的小心兒，早已不知飛到那里去了。

陳四姑們也都團團圍着篩箕坐着，好像冬天圍爐向火一樣。篩箕裏的茶葉權充作一爐炭火，大家七手八腳地撥動他。

她們一壁這樣工作着，樣子似乎很忙亂；但她

們心裏個個都很鎮定，所以一壁又有條有理地拉扯着談閒天。鳳仙姑娘本是個有名的“話包子”，是每天閒談會的中堅，今天可是偏偏癩開得金口。大家都猜她在家裏受了氣，或者有什麼心事，所以都不敢勸她，恐怕反因此討一場沒趣。

“聽說又要開紀念會了，我的衣服舊得這樣，叫我怎好意思見人？工錢又不知要到幾時才發，真把我急死了呢。”邱六姐訴說着，臉上微微紅了一紅。

“可不是？”招弟姑娘仍是低頭揀茶葉，並沒注意邱六姐的微赧的雙頰。“我倒也想做兩件罩面褂子穿呢。昨天走過西大街，看到布店裏又運到好多花洋布了；那花紋真叫好看！只怕是上海運來的，各色各樣的花頭都有。等發了工錢，我們一同去買罷。”

“工錢？還不知何年何月？餓着肚子在這裡做，

也不是了！’白家嫂子獨自咕嘟着。

“招弟姐，”陳四姑插嘴說：“你們要買布的話，最好到怡昌去買。那里花頭最多。今天買了，趕着做，到開會時還來得及哩。”

“又要開什麼會嗎？我這回可不再去拋頭露面了。老說游街游街，却叫大街上的店倌和看熱鬧的人輕口薄舌地嘻嘻哈哈笑罵一頓，我是看不慣！”大毛太娘一肚子的憤懣不平，乘機會發洩一下。

誰也沒有理會這古板的老婆娘。

“今天買？好輕快話！錢還不知在那一國？”招弟姑娘心裏也頗不痛快，不顧死活地頂了陳四姑一句。

陳四姑不但不見氣，反而微笑；努一努嘴，又嬌聲說：“執行委員不坐在這里嗎，怕什麼？”

大家給她這一提，便都恍然大悟過來，視線立即都集中到鳳仙姑娘身上。鳳仙姑娘一句話也不

說，只是低着頭揀茶葉。白家嫂子“阿哈”打了一個呵欠。

“執行委員”，招弟姑娘首先開口。

鳳仙姑娘仍然不動聲色地揀着茶葉。

“委員老爺，”邱六姐急不過，在鳳仙姑娘肩膀上推了一下。“喂，別儘裝糊塗啦！”

鳳仙姑娘喫了一驚，抬起頭來，看到幾十雙眼睛都注視着她，又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倒弄得她手足無措起來。

“做什麼？”她沈吟了一回，又定一定神，開口問。

“做什麼？我們的話都該聽見了罷？”招弟姑娘反問她說。

“沒聽見。”

“沒聽見？好，就算你沒聽見。我們剛才在說，現在連換洗衣服都沒有了，想做件把穿，又沒有

錢。打算借兩個工錢用用……”招弟姑娘原是帶着玩笑的口氣說的，說到後半，語氣不能不正經起來，反而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你是執行委員，想你去和老板說說呢。”邱六姐受了陳四姑的啟示，連忙補足一句。

“是的，”白家嫂子搶着說，樣子可是很可憐。‘我家裏還有兩個小鬼哩，每天連一口薄粥都不得到口。總是病病痛痛。鳳仙姐，你是作興彎圓，只要你一說，事情就走得圓。請你開開恩，只當你接濟我們……’”

鳳仙姑娘聽了她的話，心裏很得意；同時却又覺得她很可憐，又可笑，可是又不好笑出來。

陳四姑倒底是有分寸的人。她一看鳳仙姑娘要笑又不敢笑的神情，心裏便着急，恐怕一笑起來，事情弄糟；她又曉得還有些人必定要接着大訴其苦的，囉嗦話一多，事情反而會得不着要領。她

想，這是她說話的時候了。于是，她便攔住大毛太娘還未說出的話，又向鳳仙姑娘望了一眼，然後從從容容地說：“鳳仙姐，剛才招弟姐她們的話，可也是實情；其實，何止招弟姐她們這樣呢，大家還不是都一樣？至于我自己，遲早倒是一樣的。不過，這是大家的事情；爲了大家，得請你想點辦法。鳳仙姐，你說怎樣？”

陳四姑說一句話扭一下頭，態度顯得很自然；嬌滴滴的聲音，說完了又滿臉含着笑。大家聽了，都覺得她已代她們說了她們要說的話；鳳仙姑娘聽了，也覺得她的話句句都是近情近理，不容你說半個“不”字。

“唔——”鳳仙姑娘略略思索了一下，終于只有滿口答應：“那麼，總要等散了工時再去說罷。”

“那倒沒有什麼不可；不過，這是大家的事情，你說了總得上勁去做就是，大家都感激你。”陳四

姑萬事讓人，到緊要關頭，可決不肯退讓半步。

“好，一準就這樣辦。”鳳仙姑娘也更加勇敢一點。

大家奉了委員的面諭，都心滿意足地，繼續把注意力集中于閒談和工作上去了。

鳳仙姑娘獨自沈入于凝想中。她想，“人說做夢做夢，夢裏的事那里靠得住？母親說徐三是百無聊賴的拆白鬼，但是，我倘若沒有他，那里有今日大家都叫‘委員委員’的風頭？現在做官的也叫委員了，我也是委員，同女官也該差不多罷；怪不得大家都圍着我要我去向老板說話，老板是很聽我的話的，恐怕也是由于女官的緣故。……然而，叔叔爲什麼仍然天天要罵我呢？唔，叔叔是懂事的古董，他連什麼叫執行委員都不曉得呢，也跟剛才白家嫂子一樣，叫我‘作興彎圓’……”她想到這里，忽然忍不住笑起來了。

“鳳仙姐，笑什麼？”邱六姐喫了一驚，忙問。

“我嗎，唔，我笑一個人……”鳳仙姑娘是決不肯在人家面前露出什麼破綻來的，故意裝出漫然自得的神氣，笑望着邱六姐。

邱六姐摸不着頭腦，又以為在笑她，臉上因此確乎描出桃花的顏色來了。

三

大約下午三點鐘光景，太陽光不冷不暖地，恰恰照到牆上。瓦簷上兩隻麻雀，唧唧喳喳地，不知是在拌嘴呢是在調情；只見其中一隻，忽然飛了開去，在太陽光裏洗了一個澡，仍復飛回來了。

鳳仙姑娘望着這兩隻麻雀，正在怔怔地出神；突然，徐三八面威風地闖了進來。他穿着一套整整齊齊的常青冲線呢的中山裝，胸前很奮目地掛着一塊瑤瑯的洋金銅徽章，藍底白太陽的中間，分明

鐫着‘工統’兩個字；左手挾着一隻裝得飽滿的黑漆英皮的辦公包，腳下的黃皮鞋漆亮漆亮地發着光。

“阿唷，鳳仙姐，徐先生來了呢。”陳四姑眼快，一眼瞥見徐三跨進店門，便趕忙通知鳳仙姑娘；一面又招呼徐三說：“徐先生，請坐坐，這幾天又要忙開會了嗎？”

鳳仙姑娘略略把頭抬了一抬，很快地重又低下去，顧自揀茶葉。大家的視線也暫時都向着徐三。徐三得意揚揚，在她們旁邊來回踱步；新皮鞋和腳背互相摩擦着，一下一下地發出“噠呀噠呀”的聲音。

他這樣來回地踱了一陣之後，終於在陳四姑座位背後站住了；從辦公包裏拿出一張油印紙來，交給鳳仙姑娘：“後天開三八紀念會，特來通知你們去參加，由你帶隊去。”

“後天一起去嗎？”鳳仙姑娘接了紙，並沒看，又略略把頭抬一下問。

“一起去，不許請假！不去的扣一天工錢。”他們一見面，彼此就覺得對方好像有一道光籠罩着吸引着似的，越想親近，而在人家面前，反而越加顯得疎遠。于是，徐三像煞有介事地說。

大毛太娘暗暗地伸了一下舌頭。

“三八紀念是多麼重要的會，怎麼可以不去呢？”徐三又想起什麼來似地，用力補足一句。

“徐先生，三八紀念是個什麼紀念節？”邱六姐究竟年紀還小，不懂事；她急于要知道三八紀念之重要，便傻傻忽忽地，可是又羞羞怯怯地問。

“三八紀念嗎，三八紀念就是國際婦女節。”徐三要在鳳仙姑娘面前顯出有學問，便很快地回答說。至于國際婦女節又是怎麼回事，那是犯不着去尋根究底的。

邱六姐聽了他的答話，也仍然是不懂，正想接着再問，只聽徐三已在說別一件事了：“你們會裏近來可有什麼事？”

“事倒沒有什麼；不過，今天，她們要想我去問老板討工錢。”鳳仙姑娘好像劉備得着了諸葛亮似的，帶着請教的口氣說。

“那很好，他們資本家真可惡，我們爲了三民主義，不能不這樣。你好生去辦，如果那軍閥走狗再討厭，你就去報告我們，叫他看一個厲害！”徐三斬釘截鐵地說。每句話裏都擲上一個新名詞，證明他確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青年。

大家聽了他的話，心裏都更加放鬆了一大節；鳳仙姑娘尤其起勁，好像聆了徐三一席話，事情已經馬到功成似的。她這時已經確切地認定，昨夜的夢，就是所謂“春夢如狗屁”的“春夢”了。

徐三在她們旁邊操體操似他踱了一陣之後，

心想對鳳仙姑娘講幾句情話既無從講起，想再賣弄一下有學問，也更沒有什麼足資賣弄，走了。

鳳仙姑娘只向他瞟了一眼，不曾說什麼；陳四姑代她挽留著說：“徐先生不再坐一下去嗎？”

“我忙得很，另外還有事。”徐三乘勢回一次頭。

徐三走遠了，鳳仙姑娘覺得非常地悵惘。徐三在這裏的時候，她樣子雖裝得很鎮靜，神經可是的確很興奮而且緊張；他走了，心裏便莫名其妙地空虛起來，什麼事都懶動得，覺得連揀茶都沒有興致了。她打開那張油印紙，無精打采地看着。

‘鳳仙姐……’陳四姑笑着向她做一個鬼臉；一看她正在凝神讀通知書，便也湊上前去，念道：

“揀茶工會列位同志大鑒。逕啓者：三月八日，爲國際婦女紀念節，本會等特發起于是日下午一時在天主堂舉行紀念大

會，務希

貴會列列同志准時全體參加，共襄盛舉，

為幸！此致

革命敬禮！

大安工統會同啟”
大安婦女會

四

“招弟姊，你看買那一疋好？”邱六姐和招弟姑娘同站在怡昌布店的玻璃廚邊，凝望着玻璃廚裏陳設着的各式各樣的布匹，一壁商量着說。布疋的花頭和種類很多，望去每疋都很好看，只在乎各人的鑒別。夥計叉着雙手，靜靜地站在旁邊，伺候她們的選定。

這時已近晚餐時分，滿室明亮的電燈光，照得她們的已經做了一整天工的倦眼微微發昏。好幾

分鐘之後，她們看中了一疋綠地黑花的，請夥計取下來，細細一認，又覺得不好；那夥計又取下一疋橙黃色水波紋的來，也仍然是不好。

“穿得大鮮艷了，不大方；太素淨了，又不行時，我看還是買這一種罷。”招弟姑娘說着，終于挑定了買鐵血布；邱六姐也揀了一種茄花斜紋布，每人裁六尺，付了錢，挾着布出來了。

街上是一片浩蕩的景象，來往的行人湧得好似潮水。邱六姐和招弟姑娘，帶着非常得意的心，向潮水中沖進去，又急急地想從潮水中鑽出來，尋覓她們的歸路。

“阿呀，明天一點鐘要開會，十二點鐘便要到齊，這衣服怎麼趕得及？”邱六姐得意之餘，盤算了一回，忽然又擔起憂來。

“那怕什麼？打算今天趕一夜，保趕得及！”招弟姑娘胸有成竹似地回答說。

“今天趕一夜，明天怎麼上得工？”邱六姐反而更加躊躇了。

“傻子！”招弟姑娘笑着。“明天放一天假，早上不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覺嗎？”

“唔，”邱六姐恍然大悟；臉上頓然起了一朵紅雲，一直紅到耳根。於是只得訕訕地說：“我該死，我該死！連明天放假的事都忘記了，這不是該死嗎？”

“小丫頭！”招弟姑娘聽了邱六姐的話，忍俊不禁起來；這樣帶笑罵了一句，便拉住了她的手望前走。

早春時候，夜涼還着實襲人；邱六姐略略有些感到寒顫。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挨近招弟姑娘一點，然後微仰起頭來，望着招弟姑娘，嘻嘻地笑着說：“招弟姐，明天穿了新衣服去開會，多漂亮！都是鳳仙姐的功勞呢，我們得謝謝她。”

招弟姑娘並不回答，但只微笑；忽然若有所感似她，愀然嘆息：“唉，鳳仙姐實在是個好人，可惜太老實了！”

邱六姐惘然半晌。“太老實了便怎樣？”終於脫口問出來。

“你不知道她的事嗎？太老實了容易喫虧呵。”

“我不知道，你總知道罷？”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的，好姐姐，請你告訴我罷。”

“那麼，等回了家再說。”

說着，兩個人穿過一條斜街。斜街的轉角，恰好一家燒臘店的門前；燈光之下，店面裏的東西一目瞭然；燻鷄燻鴨擺在盤裏，一串串的香腸，掛得好似珊瑚。

“好味道的東西哪，買兩百錢去下飯罷。”招弟姑娘站住了，向着櫃台：“喂，切兩百錢燻鴨。”

燒臘店裏的夥計，三十上下年紀，繫着變黃了的白圍裙，走到櫃台前，很純熟地切好了燻鴨，把舊報紙一包交給她。

回到家裏，約摸七點鐘；小院中，月色很明亮。兩個母親，坐在長凳上，渴睡似地等着女兒的歸來。

晚餐桌上，招弟姑娘和邱六姐面對面坐着；靠着石油燈，剛才買的燻鴨擺在面前，

“招弟姐，你說鳳仙姐怎樣？”邱六姐又提起剛才的話。

“我說了，你可不許對人家說的呵。”

“我不說就是。”

“我也是聽陳四姑說的，她說鳳仙姐的委員，是徐三替她弄的。她可是上了徐三的當。那徐三，你可曉得，他是個本地有名的無賴，不知怎麼居然在工統會裏鑽到一個位置，會裏就派他做交際。他

看見鳳仙姐長的標緻，便起了心，在鳳仙姐面前花言巧語了一頓，鳳仙姐給他說動了，後來工統會便來了一道命令，叫鳳仙姐做委員。于是，徐三便拚命來勾引她，終于被勾引到了。這本來也不算什麼，可是，徐三對她又半點真心也沒有，只把她當作姑娘嫖嫖罷了。她自己還睡在鼓裏！”

“就是這樣嗎？”

“哼，還多得很哩。鳳仙姐的爺娘都已經死了，她是跟她叔叔過活的；她叔叔是個黑良心，嬸嬸更是個喫人的雌老虎。起先他們對她還算過得去，因為鳳仙姐天天織襪，也很賺得些錢；茶市上來了，牠又去揀茶，每個月的工錢，除了留些自己做零用，也許稍微留些私蓄也未可知，其餘的錢可是都得交給他們。後來，牠當了委員，她叔叔到是很快活，以為當了委員，總可以多弄兩個錢。那知鳳仙姐做事太認真了，這都是她太老實了的緣故，所以

老板恨得她如眼中釘，當面雖然也會嘻嘻哈哈說些輕薄話取笑她，算是敷衍她的委員面子，骨子裏實在恨得她毒。工統會裏聽說老板對她很不高興，也不大滿意她。徐三是糊塗蟲，朝三暮四見風轉舵，更不用說起；他昨天在我們面前說的，不過擺臉的話罷了，那里真靠得住？實際上，還不是鳳仙姐一個人在老板面前劈硬板？可是，你要曉得，現在不比去年了，在去年，和老板劈劈硬板本是算不得什麼的，但現在那可以這樣？……”

“現在該怎樣呢？”

“你不要急呀，且聽我說，所以老板總想法子革除她，據陳四姑說是，老板已漸漸露出些口氣來了。這種謠風一傳傳到她叔叔那里，她叔叔不會氣得嘔血嗎？倘若她真被開革掉，沒有錢收進還是其次，不是還要白白地供養她？所以藉口她和徐三的事，說她敗壞門風，時常要打罵她。總因她太老

實了，反而自己喫虧……”

“你說鳳仙姐應該怎樣，才不會喫虧呢。”

“其實，憑良心說，鳳仙姐現在也算不得錯；她在這裡，我們都有些好處呢，即如討工錢的事，倘若不是她去，今天那里領得到？不過做人總該調皮一點才是，人應當存心忠厚，但也不可太老實，否則到處都會喫虧上當的。你看陳四姑，她說話說得很好聽，但你要她出頭去幹，她可死都不來；你還記得嗎？昨天她還唆使大家催逼鳳仙姐呢。像她似的，一言一動都是有分有寸，才是真脚色，無論走到那里都只見便宜，不會喫一點虧的。”

招弟姑娘先喫完飯，放下盃筷，便結束她的話道：“總之，我們做人固然不可像鳳仙姐似的太老實，但也不能學陳四姑。忠厚之中，帶一點調皮，方是做人的道理。”

抹了桌子以後，她們就拿出剪刀和新買的布

來裁。

轉眼夜深了，萬籟都寂然；只有招弟姑娘和邱六姐，還是頻息靜氣地在江城三月的夜涼中掙扎，一針一針地縫綴新衣。

五

三月八日那天下午，杏花樓茶園裏：特別呈現
出一番盛況。

杏花樓茶園位置在城內丁字街口，因為地位
適中，所以生意一向就很興旺；今天又平地多了一
批來借此看熱鬧的顧客，因此情形更加擁擠，遲到
的幾乎連找一處插足之地都沒有。那三開間的茶
座上，坐滿了將近百數的茶客；桌上茶盃裏冒出來
的熱氣，茶客嘴上噴出來的香烟氣，和這近百的茶

客，堂倌和小販所共同呼出來的炭氣，如江流之匯于大海，攏總融合成一種令人起反胃噎膈的味道。談話的聲音，轟轟然，好似糞廁中的羣蠅，又似夏夜的天雷，辨不出是誰在說和誰在說什麼。

這天，同裕茶號的鄧老板和管帳的胡麻皮，也在這騷擾的茶園裏，樓上臨街靠欄干左角的一張茶桌上，泡了一盃龍井綠茶。他們的光顧到這裏，原因很複雜：一則因為長晝無事，借此來排遣排遣；二則也來湊湊熱鬧，並就此觀察揀茶工會羣衆的力量；三則還有些機密事務要商量。店務已委託了王先生在那里負責維持。

堂倌招呼他們坐下後，便泡上一盃茶來。胡麻皮接過茶盅，拿起茶盃蓋撥了撥盃裏浮起在水面上的茶葉，仍復蓋好，然後倒了一點茶在茶盅裏，很純熟地蕩了一蕩，隨手潑在地板上；再從茶盅裏倒上一盅茶，放在鄧老板面前。老板用三個手指頭

在桌上輕輕地擊了兩下，表示對不住。

“今天這里生意很不錯，”胡麻皮前後周遭望了一望，先向鄧老板挑起話苗。

“喔，是的。他們今天又要開會游街了，大家可不樂得來看看熱鬧，呵呵呵。”鄧老板不自然地笑；笑的時候，胖臉上的雙下巴更加明顯了。

“我說，壽店王，他們天天這樣開會，也開不出什麼結果來的，我以為，實在可以省些工夫。”胡麻皮曉得鄧老板的意思，故意一步湊緊一步。

“其實呢，”鄧老板却特別做得從容起來了。“他們自然也有他們的道理。不過，這于我們商人似乎太喫虧了，——喂，堂倌，拿一碟瓜子來！——老胡，你說是不是？他們時常這樣勤快地開這個那個會，一開會就要休息一天，工錢又天天嚷着增加，這也不大好，總得想個雙方有利益的辦法是。——來，老胡，喫點瓜子。”

胡麻皮隨手抓過一把瓜子來，放在自己面前，揀一粒飽滿的放在嘴上嗑着，沈吟了一下，勇敢地說：“這本是一件很討厭的事，不過現在也有辦法了。昨天我聽縣衙門裏的一個朋友說，上峯已經決定了下一道命令，以後不准再開會了；不過命令還沒有到，所以這消息還是祕密的。我說，壽店王，我們乘這機會，不妨這麼來一下……”

胡麻皮說着，站起身來，把凳子移近鄧老板一點，然後彎屈着背脊，將嘴巴湊近鄧老板的耳朵邊，嚶嚶啾啾地說了好多話。只見鄧老板連連點頭，臉上堆滿笑容，拍着手說，“喔，好辦法，好辦法。”

“壽店王，你說如何？——省得她們一次一次來麻煩着要工錢，我們便殺一警百，看她們怎麼樣？縣裏由我去運動就是。”胡麻皮對於自己的計畫確乎非常得意。

“老胡，放輕些說！”鄧老板提醒他。“我問你，我至今還弄不清楚，她們的委員倒底是那幾個？”

“大約是三個罷，”胡麻皮扳着手指頭記憶着。“一個是我們號裏的謝鳳仙，那個瘦瘦的瓜子臉，穿素的；一個是晉大裏的，還有一個好像是茂源裏的樣子，我只記得她姓陶。”

“我們號裏的那個鳳仙也厲害罷？”

“厲害是厲害，不過沒有什麼脚色的。”

“那就不妨。”

“不妨。我剛才不說過了嗎？……”

外間的軍樂聲忽然嗚嗚地響近來，騷擾的茶園裏頓時更騷擾了。大家都望欄干邊擠，鄧老板和胡麻皮也拍拍身上的瓜子殼，站起來，向街上望。當頭是軍樂隊和藍底白太陽旗，其次便是大安縣黨部的隊伍，以後是男女學生，工人，衣服都換得簇新，手上都捏着旗幟，雜雜沓沓，零零落落，一點

次序都沒有地望前亂衝。大安婦女會背後，便是揀茶工會。鳳仙姑娘當頭，拿着指揮旗，素淨的衣裳，不但格外窈窕而且更顯得英勇了；招弟姑娘和邱六姐，一個穿着鐵血布上衣，一個是茄花斜紋布，也拿着傳單，在隊伍當中走。

當大安婦女會的會旗招展到杏花樓茶園的招牌面前的時候，樓上下突然發狂，“好呵，好呵”的怪嘯不絕于耳，中間還夾着一陣陣的鼓掌聲。

揀茶工會的女工們一看這種情形，個個慌得手足無措，只低着頭快步走。臉上都沾滿了灰和汗，幾個小脚女人，更累得氣喘如牛。然而，樓上下的笑聲，叫好聲，鼓掌聲也因此而更加利害了，有些人笑得拼命蹬地版。

胡麻皮在笑聲中，指着鳳仙姑娘對鄧老板說：“壽店王，看見罷？那個拿指揮旗領隊的，就是我們號裏的謝鳳仙。”

“我認得，我認得，她曾來見過我幾回。”鄧老板一下一下地點着頭。

隊伍走完後，茶客們都各歸原位。有的便來開始議論開會之應不應當，有的便批評着剛才走過的那個穿綠嗶嘰旗袍的婦女會的委員如何漂亮，又有爲了說某個女學生好不好而爭執着的，有的便高聲叫‘堂倌，茶冷了，泡開水！’有的便把茶盅打得叮叮噹噹地響。

“她們工會裏，人數倒也着實不少？”鄧老板回到茶桌上坐下說。

“她們人雖不少，心可不見得是一致的；不要緊，壽店王，容易對付得很。你若不相信的話，我担保就是，呵呵呵。”胡麻皮跟着鄧老板坐下，槓着兩隻肩膀笑。

“好，且喝一盅熱茶再說。”鄧老板拿起茶盃蓋來擊着茶盅。

堂倌提了大銅壺上來沖茶的時候，胡麻皮便向他說：“幾個錢？”

“喔，我來我來。”鄧老板謙遜着。

“小意思。”胡麻皮把一手虛攔着鄧老板；於是，鄧老板也不再客氣了，只望了胡麻皮一眼，聽憑他會了鈔。

六

黃昏六點鐘光景，福果菴裏，揀茶工會的會議開幕，

自從三八節後兩天，縣黨部和縣公署會銜布告奉上級機關命令禁止開會游行以來，大家正在忙着籌備的北京慘案紀念會便立刻宣告停止，外間空氣也頓然消沈了。鳳仙姑娘更是一點興致也沒有，每天早上只懶懶地去上工，晚上懶懶地走回家裏。最近一星期來，的確久已不見今天似的興

頭恩恩義憤填膺的鳳仙姑娘了。

會衆到齊了，實計一百十三人，缺席的二十有九人。

“主席，”鳳仙姑娘站起來，舉着手。“請大家推舉主席。”

“我推鳳仙姐！”陳四姑笑着提議。

“附議。”陶委員高聲說。

“贊成……”大家附和着。

鳳仙姑娘向陶委員看了一眼，扭扭地走上併桌前。

“各位，要不要推舉一位記錄？”主席開口問。

“我推菊香姐！”陳四姑不等大家回答要不要，首先奮勇地站起來。

“附議……”

“贊成……”

陶委員當仁不讓地移過一張桌子，斜擺着，然後坐下。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主席站在佛桌前念了一遍總理遺囑。

念完後，咳嗽了兩聲，然後報告開會宗旨道：“各位，現在開會了。今天的開會，是因為，我們，唔，是因為同裕茶號裏發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同裕裏有兩位姊妹，一位是招弟姐，一位是邱六姐；——各位都認得罷，就是坐在頭一排靠東邊的那兩位，——是我們姊妹行中，很好，很和氣的；不知爲了什麼事得罪了老板和管帳，大約老板和管帳看得她們忠厚以爲好欺侮罷，無緣無故地忽然把她們開除了。我想，我們辦工會是爲了什麼，都是爲大家有好處；現在老板和管帳，一點道理都不講，隨便壓迫我們，所以今天特地召集各位來開這個會。各位姊妹，我們今天必須商量一個辦法才是。請各位姊妹發表意見……”

靜默了約有一分鐘。

“各位姊妹，我們今天無論如何要想一個對付的辦法，否則他們更會看不起我們了，請各位……”主席又補足說。

“主席！他們這樣無故壓迫我們，我們只有反對他們一條路！反對，反對！”晉大裏的一個女工激昂慷慨地說。

“附議……”

“贊成……”

“秀英姐的話很對，老板和管帳這樣地可惡，我們只有反對。不過怎樣來動手反對呢。”主席又提出一個問題。

“報告縣黨部，工統會和婦女會，請他們幫我們辦。”茂源裏的一個女工提議。

“附議……”

“贊成……”

“主席！”陳四姑從從容容地站起來了，委婉地

說：‘老板和管帳如此地可惡，我們應當一致反對他們，這也用不着我來多說了。但反對的辦法，剛才何玉姐主張報告縣黨部，工統會和婦女會，這我也贊成，不過我以為單是這樣還不夠。我想，老板和管帳最怕我們罷工，我們頂好就以罷工來對付他們。這樣，第一既可救出招弟姐和邱六姐，第二我們也可以向他們要求增加工錢，減少做工的時間。一舉兩得，不知主席和各位以為怎樣？’

“附議……”

“贊成……”

陳四姑的話的確說到了會眾的心坎裏，因為老板和管帳固然最怕罷工，但工人們也最歡喜加工錢，所以，大家無不心悅誠服地鼓着掌。

“陳四姐的話實在對極，我們決定實行罷工好了，叫他們看一個厲害後，再同他們理論。大家贊成罷？”主席歸納着問。

“贊成……”

“好，現在散會罷。各位姊妹要記得，明天大家都不用去上工呵！”主席最後吭聲說。

大家都陸續走出福果巷，只留下揀茶工會的三位委員和招弟姑娘，邱六姐留在那里，陳四姑也特別被留住，六個人繼續在巷裏密議着。

“罷了工，沒有工錢得了，怎麼得了！”白家嫂子走出巷門後，就回頭對大毛太娘說。

“是呵，動不動就開會，就罷工，總要喫一回虧才肯干休哩。她們倒不在乎，我們却上了老當了！”大毛太娘氣憤憤地回答。

外間已經黑暗得道路都辨不出了

七

鳳仙姑娘從老板那里出來，帶着滿肚子牢騷，一步懶似一步地望家裏走。走過港田橋頭，河水清，桑園裏杏樹已着了花。天上半點雲彩也沒有，一片青色，青得勝邊河水；不知誰家的幾個風箏，在半空盤旋着，懶洋洋地。鳳仙姑娘這時突然意識到前幾天的夢境，不知不覺便煞住了腳，痴痴地在那里徘徊起來，追尋着已經消失了許久的夢痕。

“姊姊！”猛然聽到一聲尖而細的叫喚，隨着覺

得有兩隻小手環抱着她的腿，她低頭矚視，乃是小弟弟和兒；鳳花妹妹也瞪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珠站在旁邊。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總是在外頭撒野，招呼喫嬸嬸一頓打！”鳳仙姑娘心裏好生悲涼。

“哈哈，”鳳花妹妹天真地笑。“嬸嬸會打？倒是嬸嬸叫我們出來的哩！剛才徐先生來了，叔叔在家裏發大脾氣，罵姊姊；我站在旁邊聽。嬸嬸便說：‘你這小鬼！也站在這裡夾在大人隊裏做什麼？快帶了和兒外頭去玩！’我便和弟弟出來了……”

鳳仙姑娘一聽說徐三到她家去了，又聽說叔叔在發大脾氣，心裏更加焦灼了；也無心再和鳳花辯論，連忙放低了聲音，一手拉着她一手牽着和兒，問她說：‘徐先生來了說些什麼？叔叔又爲了什麼發脾氣的？’

“我也不曉得爲了什麼，”鳳花妹妹不知道事

情之重大，仍然張着小嘴笑着。“只見徐先生一進門，叔叔就拉着他的領口罵他說：‘好小子！你倒還有臉到我這裡來！我家鳳仙被你這小子陷害到了這步田地，虧你還厚着臉皮來做什麼？你既然有本事叫鳳仙做委員，你爲什麼不幫她委員委員委一世？你爲什麼現在不能幫她一下？現在她禍也闖了，事情也弄坍了，還要你這死東西來做什麼？你倒會笑嘻嘻地，若無其事地鬆鬆爽爽地再來討什麼好！一切事情都是你帶累她弄壞的；現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問你這小子賠！’……”

“徐先生怎麼說呢？”鳳仙姑娘聽了鳳花妹妹的話，心裏確乎喫了一驚，但事已至此，非硬着心問一個明白不可的，於是只得也裝出笑嘻嘻的樣子問，省得鳳花妹妹急得說不出話來。

“徐先生說：‘都是你家鳳仙姑娘自己弄壞的，怎麼怪得我？怎麼怪得我陷害了她？我叫她做委

員，我總沒有叫她巴……巴工罷！……’姊姊，是巴工罷。徐先生的話我不大懂，巴工還是巴什麼呀？”

“是罷工。——你快說呀！”鳳仙姑娘急得非常。

“巴工，呵，是的，巴工。姊姊，徐先生說：‘……我總沒有叫她巴工罷。今天我得到消息，倒特地好意來通知她一聲，那曉得你老人家還要同我拚命！’姊姊，徐先生說時要哭了呢……”

“唔，你說，叔叔還說了些什麼？”

“徐先生話還沒說完，叔叔就說：‘哼，倒難為你慢地來通知！你不來，我還不知道這事呢！哼，通知？我早就知道了，用得着你通知！虧你這窮小子，不要臉的東西！’叔叔儘罵儘罵……”

鳳仙姑娘一聽‘得到消息所以來通知’的話，心裏已知道凶多吉少，竊以剛才在老板那裏的冷刻的情形，事情的如何已猜着了八九；但人們總是

‘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不問一個究竟，心裏如何肯干休：“鳳花：我再問你，今天外邊有信來罷？”

‘什麼信？’鳳花妹妹茫然摸不着頭腦。

“我問你今天有人送信來罷？”

“哦，有的，有的，有一個穿藍布衫的送過一封信來，那時徐先生還沒有來哩。叔叔叫他做六一司務……”鳳花妹妹聽明白了，心裏很得意，連連拍着小手。

小弟弟和兒看到鳳花妹妹的得意的神情，也跳着腳，兩隻手在鳳仙姑娘身上亂抓，快活得了不得地笑起來了。

“呵，呵，呵。”鳳仙姑娘摸摸和兒的小臉，然後回過頭來向鳳花妹妹。“你剛才說叔叔在罵我，叔叔怎樣罵法？”

鳳花妹妹一手撥着和兒的下巴玩，一壁回答說：“姊姊，不是的，剛才叔叔儘罵儘罵，嬸嬸就在

旁邊說：“其實，這也怪不得徐先生，都怪我們鳳仙不爭氣！”叔叔就說：“我們鳳仙固然不好，她回來我自然會取她的命；但你這小子也推諉不了的，都是你帶累得她！”叔叔咬牙切齒地說。嬸嬸一眼看見了我帶着弟弟在旁邊聽，就叫我出來玩。後來他們說些什麼，我就知道了。”

鳳仙姑娘聽完他的報告，臉色已經發白，一顆心兒真急得好似熬鍋上的螞蟻。她想倘若現在回去，豈不是火上添油，必定要挨一頓比以前更厲害百倍的毒打；但倘若此刻就掉頭不顧地走開呢，鳳花姊妹和小弟弟和兒也一定會大哭起來，真地一哭起來，如何是好？在她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兒，卻好從橋的那邊來了一支救兵。

“鐺，鐺，鐺。”賣香蕉糖鹹青果的鐺聲自遠而近，鳳仙姑娘這才算解了圍。從衣袋裏舀出四個銅板來，買了兩個銅板買眼糖兩個銅板落花生交給

鳳花妹妹和小弟弟和兒，囑咐他們：“乖乖地回去，我等一下就會回來的。嬸嬸問時，不要說在路上遇見了我，只說這是陳四姐買給你們喫的，記得罷？”

小弟弟和兒當然是快活得手舞足蹈的了，只有鳳花妹妹，卻不解事又似解事地，彷彿丟掉了一件什麼東西似地，空虛地，惘惘然地望着鳳仙姑娘。

鳳仙姑娘走過橋去；走到橋頂上，回過頭來望望站在橋腳邊的弟妹，心裏不禁一陣一陣地感到酸楚。

她喪魂失魄地望前走，一直走到東門。蒙茸而又零亂的綠草，遮沒了不大有行人走過的蹊徑，她在饅頭似的叢塚中，尋到了雙親的新墳，便忍不住埋下頭去號啕大哭。

頭上飛着兩隻烏鴉，一聲嘯一聲喚地嘶叫着；右邊一株柳樹上，又有一對喜鵲唧唧地噪個不住。

鳳仙姑娘在這環境中，足足哭暈過去了幾次。她醒了又哭，哭了又暈；這時吉凶禍福，鹹酸苦辣，一齊在她的心底裏消逝了。

八

“鳳仙姐，我們害了你了！”

鳳仙姑娘在雙親墳前哭暈了幾次，最後一次醒過來時，太陽已向西山落下去了，不久之後，漫天便籠罩上一張灰幕。她沒頭沒腦地思索了半天，終于想到，還是到招弟姑娘和邱六姐那里去，同是患難中人，或者能找着一個下落罷，便爬起身來望城裏走。穿過斜街，推開板門，小院裏是漆黑得非常；邱六姐一眼瞥見，便迎出來，帶着哭聲這樣叫

說。

鳳仙姑娘這時更不覺得什麼了，走進屋裏去，招呼了招弟姑娘，招呼了她們的母親，坐下來。邱六姐“梆”的一聲關了門。

“唉，事情恐怕不行了！”鳳仙姑娘歎息着說。石油燈的燈光之下，映照見她的兩隻眼睛腫得如一對銅鈴。

“鳳仙姐，我們連累了你了！”招弟姑娘帶着淒厲的聲音訴說着。患難中彼此相見，顯得比親姊妹更加親切了。

鳳仙姑娘目望着招弟姑娘，

“你還不知道嗎？連你也被開除了！”邱六姐站在旁邊苦說聲。

“不知道。”鳳仙姑娘重又覺着惶惶然了。

“我們是聽陳四姑說的，”招弟姑娘回答。“她說我們是不能回去的了；工統會和老板他們商量，

決定把爲首的三個委員開除，你也被開除了，已經都去了通知……”

鳳仙姑娘記起剛才鳳花妹妹的話來，知道六一司務確已送了開除的通知去，家裏是不能回去了；倘若回去，縱然不死也會打得半死；她想到叫吟床褥的苦痛，天天幽禁起來的難堪，不許喫飯的責罰，——現實的苦難頻頻地襲來，不覺混身發顫：“唉，這怎麼得了呵！”

空氣裏死寂了一回，悲涼的目光互相望着。突然，邱六姐嗚咽起來，鳳仙姑娘的酸淚也點點滴滴落下來了。

“六姐，這成什麼話！客來了，你不好好招呼，反而哭起來了，快起來，年紀也不小了。”邱六姐的母親強笑着說。

“鳳仙姑娘，別復心，且在這裡用一口便飯再說。事情總可以商量的，先不要糟蹋了身子……”

招弟姑娘的母親也勸慰着。

“鳳仙姐，招弟姑娘受了母親的提示，也記起來了，收斂收斂悲懷，啞啞地說：“你還沒有喫飯罷？且喫一口飯……”

“飯又那里喫得下？”鳳仙姑娘抽噎着，“我今天不能回家了，回去叔叔會把我打死的呵！”

“今天不便回家，就在我們這里住怎樣，不過地方齷齪些；事情且等喫了飯再商量。”邱六姐的母親仍然陪着笑臉。

飯菜擺上來了，大家便圍攏來喫；邱六姐的母親拿筷子點點碗裏的菜說：“鳳仙姑娘，沒有菜，請隨使用些。”

飯桌上，她們終于又商量到剛纔的事；招弟姑娘的母親，把嘴巴癢了癢，咽下飯去，首先開口說：“招弟，你美英姐不在上海嗎？聽說那邊生意很不錯，——鳳仙姑娘，拈點鹹魚喫——我說過兩天，

你們三個人商量商量，倒不如到那邊去好些。”

“是呀，”邱六姐的母親表示極端贊成。“我也這樣說，過兩天你們還是決定一路到上海去就是。——鳳仙姑娘，不要存客氣呵，沒有菜弄給你喫。——美英回來說，那邊至少也有十來塊錢一個月，好的還說不定有二三十呢。我看你們還是決定走這條路……”

鳳仙姑娘聽了她們的話，倒也非常動心；她這時也不再記着徐三，也不再記得弟妹了，只急切地希望早些開闢出一條生路來，不管那條路是嶮巖的還是平坦的，也不管那條路走不走得通，她只要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現在她是走頭無路的人了。

“鳳仙姐，”招弟姑娘接下去說，“我們白天也正在商量，我說我決計和邱六姐到上海去。到那邊事情是靠得住的，而且只有比這里好，沒有比這里壞的；不過母親和伯母都說過幾天再走，我可是主

張明天一早就動身。他們開除了我們，說不走還會難爲我們一番的，我們在這裡冤枉喫苦，實在不值得。鳳仙姐，你如果願意同我們一路去的話，就在今夜裏打算打算定。不過，鳳仙姐你不要見氣的話，你是委員，你比我們是更厲害的了；而且你倘若不走，你叔叔不會來叫你回去嗎？我說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們還是決定明天就動身的好。”

招弟姑娘的話句句打入了鳳仙姑娘的心坎，鳳仙姑娘聽了她的話，這才覺得她不但應該走，而且應該趕快走。但是，她摸了摸袋子，只有前天發的工錢還完全在這裡，此外私蓄有限，而且便是這有限的私蓄也不在身邊；幸而左手的金約指，頭上的金挖耳和耳環，因爲今天去見老板特地打扮了戴起來的，還都齊全；折變了正好做這次破釜沈舟去的用途。“我去是當然巴不得去，不去還有什麼路可走呢？不過我身上所有的不到十塊錢，此外還

有三件金器，舖蓋行李一點都沒有，這可怎麼辦？”

“有這些便够了，除了盤纏錢還可以有些多呢。至于舖蓋，那就大家借用借用好了，頂多到酉江時，到提莊裏添製一套衣服就有了。”招弟姑娘爲她籌畫着。

好容易喫完飯，大家又略略談了幾句天，招弟姑娘，邱六姐和她們的母親，便都忙着去摒擋行李；只有鳳仙姑娘沒有事，默默地站在旁邊看着她們。這時大家都不再覺得悲切了，希望的花又發出芽兒來，未來的光明漸漸展開在她們的面前了。

九

鳳仙姑娘站在船舷邊，看着淘淘的江水。江的那邊，是一帶遼遠的青山；江面上，點點飛鳥，追逐着過往的風帆；晚涼裏，料峭的春風傳來了東方的光明的消息。正是西江暮春的黃昏，西望着故鄉，遠了，唔，漸漸地遠了！

自從昨天五更，天還沒有破曉，和招弟姑娘，邱六姐步出北門，便落航船。在熹微的晨光中，開了船，順流而下；這時，鳳仙姑娘忽然理會得這住

慣了的大安江城，是綠樹，古牆，夏屋，一派連天的流水，這美而惹人留戀的圖畫！然而，使人勇往的是，遠大的前程，正在迎面環抱攏來；醜惡的魔影，都漸漸在款乃的櫓聲中消失了。於是，一天一夜的路程，很快地過去，今天平平安安地到了酉江。

在酉江的街市上，鳳仙姑娘退換了金器，購辦了一套新衣服，最後她們又到臨江的酉陽樓上喫炒麪。諸事都妥貼了，才相將上這艘駛到幸福的都市去的輪船。

統艙的生活，在她們過慣了作場生活的人，原可以處之泰然。一進艙中，除了擾攘，除了黑暗，此外更沒有什麼使她們感到不如意之處。但她們個個貪看這萬里的江山，個個奇異這酉江江岸的紅牆高樓；她們決定，輪流去觀賞這浩大的世界，更換着守候艙中的行李。現在是輪到鳳仙姑娘去倚望江流。

江風吹動她齊眉的鬢髮，吹動她縞素的衣裳，鳳仙姑娘猛然起了“故鄉是遠了”的感覺。徐三一向對她的柔情脈脈，是怎樣地值得懷念呀！陳四姑，也是一個令人眷戀的好友。小弟弟和兒和鳳花妹妹，自從她走後，不知又怎樣呢？前夜裏，總在望眼將穿地等她回來罷；昨今兩天，又該哭得如何傷心？——“唉，我們是遠了，漸漸地遠了！”她凄然想着，鼻子起動了幾下，眼裏便拋下淚來。

“鳳仙姐，”邱六姐從艙裏走出來，“招弟姐有點事同你說，請你進去一下。

鳳仙姑娘舉起眼來望着她。

“呀，”邱六姐驚愕了一下。“你爲了什麼事又傷心了？”

“眼睛紅了嗎？江風吹得我儘流淚……”鳳仙姑娘自己騙着自己。

“唔，真的嗎？”邱六姐也斜着眼笑着。鳳仙姑

娘也俏皮地笑。

“招弟姐請你進去一下。”邱六姐又提到來意。

“應該換班了嗎？”鳳仙姑娘嘻嘻地笑個不休，
剛才的威容完全給掩蓋住了。

“不是的，”邱六姐也笑。“招弟姐說另外有點
要緊事和你說……”

“要緊事？”鳳仙姑娘沈吟着，“好，我們一路進
去。”

她們手挽着手走進艙中，一股冲人的炭氣接
接連連鑽進鼻孔來；艙板上，點着黃豆似的電燈，
那光只有秋夜的螢火那麼大，微幸被照到的地
方，是一片暈黃，其餘的地方仍是茫茫的黑黯。招
弟姑娘盤着脚坐在地鋪上，半舊的絨綢被鋪得端
端整整，做了坐墊；洋磁的漱口盃裏盛着滿盃開
水，左手掌底下，靠枕頭的地方，攤着一張酉陽日
報。

“招弟姐，有什麼要緊事吩咐？”鳳仙姑娘帶着頹笑的口氣問。

招弟姑娘末語先笑，“哈哈，你上了我的當！”

“我曉得你們使促狹！”鳳仙姑娘恨恨地說了一句，也在地鋪上坐下來了。老實的邱六姐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問你，鳳仙姐，你還在想徐三嗎？”招弟姑娘拉住了鳳仙姑娘的手。

“鬼想他！”鳳仙姑娘撒開手，瞟了她一眼。

“說真話，”招弟姑娘樣子漸漸莊重起來，“你現在還有些想他嗎？”

“這也是人情之常，總有些……”鳳仙姑娘臉上微微紅了一紅。

“唉——”招弟姑娘歎息着，“你真是太老實了！你不要怪我直言，我看，你還是死了心罷！”

“……”空氣裏沈默了一回。

‘請你看這個!’招弟姑娘嚴肅地遞過了報紙。

“阿唷，你們還賣了報紙，真好洋氣!”鳳仙姑娘不自然地笑着，打開了報紙。報紙上鉛字印得很密，那最先跳入眼簾的是——

◎大安揀茶工會工潮平息

△勞資兩方協議開除爲首之三委員

△決先復工條件俟後再議

△工統會已另行派員接辦揀茶工會

大安揀茶工會，前以同裕茶號經理開除女工吳招弟邱六姐二人事，工會即藉此要挾資方，致釀成罷工風潮一節，詳情已兩誌本報。茲聞此次風潮，實由揀茶工會委員謝鳳仙陶菊香劉五姑等三人受人利用，竭力挑撥所致。其餘全體工人，本皆不贊成此種率爾罷工之舉；惟以脅于謝陶等威勢之下，只得勉強服從。自風潮發

生以來，縣公署與縣黨部均非常注意，曾數次派員與工統會及同裕店主磋商。店主方面以開除該女工等實出于不得已，至增加工資一層，現以市況不佳，更難承認。旋工統會派交際股徐三實地調查，知確係謝等故事搗亂，故決計將爲首之謝鳳仙等三人免職，並令該號主等將謝等三人分別開除。其原先斥革之吳招弟邱六姐二人亦與謝等互通聲氣，一併不准錄用。勞資兩方協議定當後，縣公署即派保安隊十二人前往工會彈壓，勒令各女工即日復工；至增加工資等條件，俟復工後斟酌情形再行核議。現工統會已另派陳四姑魏秋香陸貞姐等三人爲棟茶工會執行委員，尅日就職，整頓一切。于是此一場罷工風潮，始完全平息云。

鳳仙姑娘看了，雖然有幾個字不認識，但意思是完全明白的，只怔得目瞪口呆。

“怎麼樣？”招弟姑娘正色道：“徐三是靠得住的嗎？連陳四姑，我們一向把她認為好朋友的，你看看，也竟這樣的好猾！徐三是無賴，這話是陳四姑自己對我說的，我那時不便對你說，但我曾經和邱六姐談起過。——六姐，你總還記得？——但我絕不想到，他們竟早就勾搭上了！只有你，鳳仙姐，睡在鼓裏！”

“唉——”鳳仙姑娘心亂如麻。

“鳳仙姐，我索興再把這次事情的原委告訴你聽罷。同裕裏開除我和邱六姐，原不是本意，他們原想去掉你的，但因為你是委員，恐怕于工統會的面子下不去，所以便把我們充了替代鬼，這也是陳四姑口裏隱隱約約探出來的。我當時很奇怪，陳四姑怎麼消息這樣靈通？今天看了報，知道那天開

曾，陳四姑竭力主張罷工。下文是在今天。鳳仙姐，你說人心靠得住罷？但是，我們這一回，雖然喫了些虧，可是也學到了一個乖……”

“唔，招弟姐，我從前竟是懵懂着一點不知道，今天才明白，你才真是我的親姊姊！”鳳仙姑娘起初一句話都說不出，最後終於抱住了招弟姑娘，

邱六姐也感動得非常地湊了上去。三個人默默無言地擠在一起，彼此的呼吸聲都很清楚地可以聽見。靜寂中突然有一種聲音驚起了她們，船役在艙外高叫：“開船了！”

十

轉眼又是春暮，花木都逐漸老去；鳳仙姑娘自到這幸福的都市以來，蓋已兩星期多了。

她們初到上海時，人地生疏，浩浩蕩蕩的一條黃浦江橫在面前，不知道應該朝那個方向走去才是正路。在碼頭上徬徨了好一回，始被一個接客的帶到洋涇浜的一家小旅館裏去。

安頓了行李，匆匆地洗臉喫飯後，便又開始到人海裏漂浮。馬路上，紅綠的電燈，高聳入雲的洋

樓·老虎一樣吼着的狂奔的汽車，你擠我我擠你的行尸，魯班尺八尺長的紅頭阿三，使她們眼花繚亂，又使她們畏縮不前。一路百般哀求似地請教問路，有的人只向她們看了一眼，有的人板着臉說一聲‘不曉得’女人都答“不懂話”，好容易遇到一位短裝的老年人，才“韋西轉北”的指點她們一段路。足足走了三四個鐘頭，一直等走出一身大汗 臉上的粉痕都畫出了條紋之後，才找到了小沙渡。這使她們回憶起在大安時開會游街的情形；但在大安是別人凝望着她們，現在是她們凝望着別人。今昔之感油然而生，想起當日的豪氣，的確深深地神往了。

工廠裏還沒有放工，她們只好在二房東江北女人的又是客堂又是臥室的房裏等着。等了約有半小時，才聽到同時有好幾個汽管放號；號聲息止了不久之後，門外忽起了一陣笑語聲，但是進來的

却只美英姐一人。招弟姑娘忙起身來迎接，‘阿，美英姐！’

“呀，是招弟妹嗎？什麼風吹你到這裡？”美英姐略略愕然了一下，說。

“美英姐！”邱六姐循規蹈矩地叫了一聲。

“呵，幾時到上海的？現在耽擱在那里？爲什麼不先來一個信通知？我也正是想念你們得很，來得正好。——這位是？”美英姐活潑地說。

“是鳳仙姐，也是我們的姊妹行。”招弟姑娘回答。鳳仙姑娘起身招呼了一下，美英姐連忙說：“請坐請坐，自家姊妹，不要客氣。”

她們這樣寒暄了一回之後，美英姐便帶她們到自己房裏，說一聲‘請坐一息，’提了洋鐵水壺出去了。

美英姐是，代表這幸福的都市的美麗的女人。剪了鴨屁股的頭髮；青色的長半臂；花線呢的裕

衣，短短的袖子露出在外頭；真的絲襪，綠面的時式的鞋子。胸前微微隆起，全身的曲線歷歷看得清楚。鳳仙姑娘痴痴地望着她的背影，自己真地感到相形見拙了。

“美英姐到上海來還不到一年呢 就這樣漂亮大方，和從前彷彿兩個人了。上海真是好地方呵！”招弟姑娘羨慕似地說。

“唔，”鳳仙姑娘漫然應着。

“我們在這裡住久了，也會漂亮起來的。”邱六姐獸獸地說。可是，這句話又怎樣地打動了大家的心；她們彼此都盤算起來，堅決而且深深地相信，新的生命將要在上海開展了。

美英姐提了開水回來了，過了一回，隔壁牛肉館送過兩樣菜來；吃了飯 招弟姑娘囁嚅地說明了來意。

“那好辦，”美英姐滿口應承。“我們廠裏正打

算添招些女工呢。今天你們且在旅館裏住一宿，明天再來看一間房子住下來就是。廠裏的事，馬上可以有辦法的；有我在這裏，儘管放心。——晚上請你們到大世界玩去……”

‘阿呀，儘要你破費，不敢當的！’招弟姑娘代表大家說。

‘自家姊妹，還說這個？既然到了這裏，今夜隨便去看看罷了，——小意思！’美英姐微笑着。

洗了臉，對鏡子搽了雪花膏和美容粉之後，美英姐帶了她們坐電車到大世界去。車中的乘客，都把視線集中到美英姐身上，誰也不曾注意這鄉下土氣十足的鳳仙姑娘等三個人。鳳仙姑娘在大安時，原也是姊妹行中的翹楚，但是，這個嗎，只有天曉得！

大世界裏，是一片震天的鑼聲。燈紅綵綠，鬢影衣香，使她們耳朵和眼睛都忙不清楚。鳳仙姑娘

在這種環境中，雖然對於自己也起了藐視，但進取心和競爭心鼓勵她不要畏怯，她馬上也可以和大家爭勝的，便又勇敢起來。因又想到，大安的人們是怎樣的渺小呵，他們恐怕連夢裏都沒有見過這種情景；哼，便是陳四姑，又算什麼呢！

現在，鳳仙姑娘也漸漸地成爲上海的一個嬌兒了。她和招弟姑娘，邱六姐，都已進廠做工。她們在檳榔路租了兩間平房，美英姐也住到一起來了；早上一同進廠，晚上一同回家，遇到星期或休假，便一同到大世界或者別的游藝場去。

四個人高矮都差不多，如今服裝也打扮得差不多，真是四朵可愛的花葩。檳榔路上，兩邊夾道的綠樹濃蔭下面，每天有許多人，佇望着她們的動人的亭亭的情影。



“呀，不好了！”邱六姐氣急敗壞地跑回來說。

外邊的大雨下得傾盆，狂風竭盡他的本事猖獗着；一道閃電衝開雲端，接着是轟轟的震耳的雷鳴。招弟姑娘和美英姐都縮處在小房裏，她們也正在牽掛着剛才出去的兩個姊妹。這時突然看到邱六姐衝進門來：頭髮披散着，滿臉的水珠，連眉眼都分不清了，自衣服至腳下，混身的水和污泥。她們猛然嚇了一驚，本能地站起來，目瞪口呆地望着

她。

“不好了！不好了！”邱六姐瘋了似地跳着。

‘怎麼了？怎麼了？快換衣裳！鳳仙姐呢？’美英姐定一下神，連聲問。

邱六姐只是滿屋子亂轉，桌上的茶壺茶碗震得拚命發響；衣裳上的水珠和污泥，濺濕了一房。

“喂，怎麼樣？鳳仙姐在那里呢？”招弟姑娘着急地問。

“鳳仙姐！鳳仙姐死了！呵，鳳仙姐，鳳仙姐！”邱六姐聲嘶力竭地喊，眼裏幾乎冒出火來。

雷聲響得更厲害了，似乎要震掉這長夏已經過去了的賸餘的炎威；電光一閃一閃地閃個不息；濼濼的雨聲中，雜着一陣一陣的怒潮似的風聲。

“死了？！鳳仙姐死了？！”招弟姑娘嚇得魂不附體。

“呀，死了？！”美英姐也焦灼起來，“怎麼死的？”

——喂，怎麼不說話？——汽車壓死的？”

“你看去！”邱六姐這時好像一隻猛獸。

“在那里？你帶我去！”招弟姑娘什麼都不再顧慮了，擎起了傘。

“喂，慢點！”究竟還是美英姐有分寸，拉住了招弟姑娘的袖子。“怎麼死的，還沒有鬧清楚，這樣的大雨，如何去法！邱六姐也得換一身衣服……”

“人也死了，還顧得這多？！去，去！”招弟姑娘掙脫了美英姐的手。

“問一問清楚再走！”美英姐沒有法，只得狂喊起來。

招弟姑娘把手裏的傘望地下一撩，氣也喘不過來地，暈倒在椅子上。

美英姐乘勢取出衣服來，叫邱六姐換上。邱六姐不做聲，只是如醉如痴地在屋裏亂轉。過了一回，她又陡然推開門，望雨絲中衝出去；招弟姑娘

也立即站起來望外走。美英姐一看雨勢已略略小了些，便也不再叫喚了，取了傘，反身叩上門，一徑追上前去。

一路上刮着狂烈的陣風，雨還洒洒地下，雖然比剛才略略小些，打在身上也仍然是非常地難受；只有閃電暫時收斂了一下，雷聲在西北角黑雲深處打鼓似地接連地響。美英姐追上招弟姑娘，兩人合撐着一把傘；其實，這樣的大風雨中，撐了傘也是等于不撐的。邱六姐獨自在前頭走，奮鬥着，掙扎着，狂一般地向前衝。

在勞勃生路戈登路轉彎地方的電杆底下，躺着一個人。臉都歪了，顏色烏焦，身子七歪八斜地橫陳在地上。面貌實在已經認不清了，但她們清清楚楚地認得她的衣裳，這是鳳仙姑娘的屍體。

邱六姐早已瘋了，只是叫着，跳着，伸過手去拉着屍身；招弟姑娘全身發顫，幾乎昏厥；美英姐

也非常地傷心，但她馬上鎮靜下來了：“你們走開些，在這裡守着，我去報了捕來。”

巡捕來了，把她們帶到捕房裏去；過了一回，又來了一輛汽車，載去了鳳仙姑娘的屍身。

在驗屍所裏，檢驗吏驗一下叫一聲，那種淒厲的音調，喚醒了邱六姐和招弟姑娘的瘋狂，惹起美英姐酸楚的情緒，她們撲簌簌滴下淚來，直到嗚咽不復成聲。

同仁堂給了一口薄棺，入了殮，便由招弟姑娘她們三個人把她送到大安會館的義塚裏去暫厝。簡單的殯儀，在淒風苦雨裏舉行；送殯的一行列，就是邱六姐 招弟姑娘和美英姐三個人。

明天，天晴了，她們仍然到工廠裏去做工。她們走進工廠，一切都如舊；但是，她們的心裏都感到異樣的空虛，彷彿失卻了一件記不起來的東西似的。

籬笆邊的五色鳳仙花，受了狂風暴雨的摧殘，已經凋零不堪；鳳仙姑娘從今也不復再在這世上存在了。她無聲無息地生出來，無聲無息地又死去；這當中，難為不相干的各家報館，用三號鉛字印了題目，五號鉛字排成一條社會新聞，把這不值得人注意的小事洩漏到人寰，

鳳仙姑娘死的情形，只有邱六姐一個人看到，所以她夜夜做着噩夢。此後，她不再到大世界或者別的游藝場去了，省下錢來，每逢星期，獨自提了紙錠，哭到大安會館義塚裏，鳳仙姑娘的墳頭去……

十二

將近年關了，邱六姐和招弟姑娘，告別了美英姐，搭江輪回大安去。

來時的路重走一遍，江上的風物，一切都依然。只是兩岸的樹木，都落去了葉子，賸了枯枝；岸上的平地，一望茫茫；村舍茅屋，看去也冷落得多。江風吹人宛如刀割，使她們再沒有站到船欄邊的勇氣；走進艙中，艙中的喧擾雜亂，比來時要厲害一倍，但她們的胸懷，沒有來時的興奮了。

回憶暮春時候從江城出發，同行三個人都帶着非常的雄心，個個都籌算着，預備在上海開闢出一條光明的新的途徑；忽忽八九個月了，四圍仍是那麼黑暗和古舊，但同來的三個人只賸了兩個，還有一個是永遠不能回來的了。她們心裏只是悵鬱，只是淒涼，從前的豪氣和興致是，早已完全消失了，一走進艙中便蒙着頭躺倒在被鋪上。有時招弟姑娘想起了什麼和邱六姐說時，邱六姐只是吁嗟；有時邱六姐開口了，招弟姑娘也只報之以一聲長的歎息，

憂愁地，寂寞地，在江上消磨了兩晝夜的時光，輪機有節奏地軋軋地響着，送她們到了酉江，在酉江換搭航船，故鄉一點一點近攏來了，但悲哀的故鄉呵，從此少了一朵不復再開的嬌花……

陰歷新正初二那天，邱六姐和招弟姑娘出去拜年。完全上海式時裝的打扮，鴨屁股頭髮，圓頭

高跟皮鞋，路人都指指點點望着她們。走過小校場時，不期地遇到舊雨陳四姑。招弟姑娘用上海式的眼光望過去，漂亮的陳四姑，看去有些縮頭縮腦了。

“呵，招弟姐，邱六姐！”在陳四姑的眼中，招弟姑娘和邱六姐，本是卑不足道的，但現在的招弟姑娘和邱六姐已經不是從前的招弟姑娘和邱六姐了，從她們的服飾中便可以看出她們的出色來；故與其待慢她們，寧若恭敬她們，便這樣殷勤地招呼了一句。

邱六姐一腔恨她的心都露出在臉上，只望了望她，不做聲。招弟姑娘心裏想，現在又不挨着她了，樂得應酬她的，何必着她啣恨呢？便故意裝出容氣的樣子說：“阿，陳四姐嗎？好久不見，恭喜你當了委員了。”

“不過瞎混混罷了；恭喜你們，兩位一向在那

里得意？”陳四姑更加謙遜起來。

“這一向在上海就事，也不過……”

“唔，上海是好地方，難怪兩位都發福了。鳳仙姐也好久不見了，你們可曉得她的消息？”

“鳳仙姐嗎，她原是同我們一起去的，現在過去了……”招弟姑娘對陳四姑也有些憤恨起來了。

“哎喲，真的嗎？”陳四姑却假裝着很驚訝的樣子。“怪道老沒有她的消息，不料……唉，好人偏偏……”

邱六姐咬牙切齒地站在旁邊。

“唔，兩位可是拜年去？對不起，還沒有給伯母去拜年呢……好，請罷，明天再見。”陳四姑自己也有些乏味，便搭訕着走了。

“這個惡傢伙！”邱六姐輕輕地罵。

明天，邱六姐和招弟姑娘正在家裏招待拜年客，六盤頭的點心擺在八仙桌子的正中；祖先的像

前，紅蠟熒熒地燃着。忽然，徐三和鳳仙姑娘的叔叔闖了進來。只聽徐三高聲說：“你一向這樣冤枉我，現在請你去對證一個明白。”

招弟姑娘一看徐三來勢汹汹，連忙站起來招呼他們，徐三只點點頭，拉着鳳仙姑娘的叔叔說：“你說我誘拐了你家鳳仙姑娘，現在請你問這兩位阿姐，倒底是不是我？你不要昏了頭巾，你這老糊塗！”

“那末，我家的鳳仙呢？我只曉得問你要！”鳳仙姑娘的叔叔也是非常倔強。

“問我要？鳳仙姑娘是同她們一路到上海去的，現在她們回來了，你問她們要人就是！”徐三舉起兩隻拳頭。

“鳳仙姐是同我們一路到上海去的……”招弟姑娘鎮定一下開口說。

“你聽聽！是不是我誘拐的？”徐三大聲問。

“……但她現在已經死掉了。”招弟姑娘氣喘吁吁地說。

“你們謀死了我的姪女！好，我要同你們吃官司去！”鳳仙姑娘的叔叔一手把桌子推翻，桌上的點心盤子都砰礮地打碎在地下。

“她是觸電死的，怪得我們？你不信，上海的捕房都存了案的……”招弟姑娘叫喊着。

“上海？路遠迢迢，死無對證！我只曉得問你們要人！”鳳仙姑娘的叔叔蠻不講理。

招弟姑娘和邱六姐的母親出來加入戰爭，大家鬧得一團糟。

招弟姑娘示意邱六姐找出了鳳仙姑娘死耗的上海報紙。

.....

好不容易，徐三做好做歹，議妥由招弟姑娘和邱六姐每人津貼鳳仙姑娘的叔叔二十塊大洋，當日

交清；將來鳳仙姑娘的棺木，由招弟姑娘和邱六姐負責搬運回來；如查得是她們謀死的，再吃人命官司，要她們賠命……

交涉妥協了，再由招弟姑娘和邱六姐重新擺設出老酒點心來，請鳳仙姑娘的叔叔和徐三吃禮酒。

酒吃完後，徐三卸下了担子，輕輕鬆鬆地回去了；鳳仙姑娘的叔叔，拿出舊手巾來包上了四十塊大洋，心裏很滿意了，嘴裏卻嘰哩咕嚕地咒罵着，身子一歪一擺地走出去。拜年客是早已散去了；屋裏只騰了兩個母親懊喪地在收拾碗碟。

邱六姐望着招弟姑娘，怔怔地半天；想起從前的事情，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她忽然站起身，抱住了招弟姑娘，放聲大哭起來。

跋

這本鳳仙姑娘，是一篇有背景的小說；換句話是，這篇中所寫的，都是我實地看見過的事情。我起了想寫這篇東西的動機，由來已是很久。去年在廬山養病時，更是躍躍欲試；但因人事的繁劇，一直延到現在才有功夫落筆。因為是匆匆地寫成，所以文章的構造和描寫上，都不能使他成為一篇力作。幸而背景的實質本好，或者不至于因我的拙劣的文筆而把本好的實質也給抹煞罷。

平時大都只寫些短篇，寫二三萬字的長篇，這還是第一次，成績當然不會頂好。而且，又因背景是事實，可是有些事實，又是不能直寫出來的，所以其中很有幾處故意寫得隱諱的地方。自然，這是我對於文藝的不忠實；但在今日，除了這樣，還有什麼另外的辦法呢？

混跡在文藝園中，也很有了些年頭；雖曾一度離開，今日卻又徘徊在園門外，想再鑽進這園裏去。這篇鳳仙姑娘，便是我在園外徘徊時作成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追記。

